



冰项链

曹文轩

著

张怀存

主編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全国优秀出版单位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江苏教育出版社

曹文轩小说集

冰项链

曹文轩

—— 著

张怀存

—— 主编

曹文轩

广东省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曹文轩小说集 / 张怀存主编; 曹文轩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548-0035-5

I. ①曹… II. ①张… ②曹… III.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15600号

责任编辑: 卞晓琰 戴森 丘雪莹 卢颖璇

责任技编: 涂晓东

装帧审定: 黎国泰

CAO WEN XUAN XIAO SHUO JI

曹文轩小说集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南海南工商贸易区A区)

889毫米×1194毫米 32开本 41.75印张 彩插6印张 756 000字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48-0035-5

定价: 138.00元 (全套6册)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邮箱: gjs-quality@gdpg.com.cn

购书咨询电话: 020-87615809

曹文轩的小说，水一样的文字

张怀存

“风把天边的白云吹得散漫开来，不断地变幻着。湛蓝的大海在高原的天空下晃动，像块无边无际的蓝绸，厚厚的却又柔软的蓝绸。阳光从云罅里倾泻下来，辽阔的海绵上跳跃着无数的金色光点。”我常常沉浸在曹文轩的文字里激动不已，在他的水一样的文字里看人间百态，感受时光静止，感受万物和谐。读他的小说，似乎感觉大块大块的色彩从天而降，或如绵绵细雨，落在嫩绿的叶片上，使无数的枝叶一起快乐地颤动，或为暴雨，倾盆而下。在田野上，在小路和大道上，它们以交响乐的方式，震撼着万物生灵。它们飘洒，从容，无所不在。

曹文轩是个性情中人，他把激情融进文字，他说：“读

书无法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读书无法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可以改变人生的厚度。”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他的文字，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绘本，都有一股亲昵的清新空气，朴素、自然、真切而又丰富博大。

曹文轩说他的故乡开门见水，满眼是水，到了雨季，常常是白水茫茫。那里的人与水朝夕相处，许多故事发生在水边、水上，那里的文化是浸泡在水中的。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湿润的空间。现如今，他虽然生活在都市，但那个空间却永恒地留存在了他的记忆中。他在《阅读是一种宗教》的书里有这样一句话：“水养育着我的灵魂，也养育着我的文字。”

其实，曹文轩的文字也养育着千千万万像我一样热爱他的读者。我有记笔记的习惯，读书期间，凡是好的句子和段落我都会摘抄在笔记本上。我喜欢曹文轩的文字，从初中开始摘抄到现在已经有十六本笔记，满满地落在书架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又开始用画笔描述曹文轩的文字。也有十几本了，而且每幅画上都有一段文字，都是来自曹文轩的书里。我热爱曹文轩的文字，热爱先生小说里所有关于对大自然和景物的描写。这种热爱传承到了我的女儿小贤子身上。她的书房珍藏着曹文轩所有的书。在她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北京出差，下午和安武林一起到清华园拜访先生。记得我们仨正在吃饭，电话响了起来，当我接听电话只听见电话那头小贤子大声地哭：“妈妈，青铜死了。为什么曹叔叔把青铜写死了？”原来她在读《青铜葵花》，那年她才九岁。我们仨也被小贤子的哭声吓到了，也被她的

问题逗乐了。其实，我第一次读《青铜葵花》的时候，也是哭得稀里哗啦。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我喜欢读书。梦想着有一天能做一套先生的书。从约稿到拿到先生的稿子历经两年的时间。编辑卞晓琰和戴淼也是曹文轩的忠实粉丝，他们热爱曹文轩的文字不会逊色于我对曹文轩的热爱。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教育出版社把曹文轩的小说定为重点项目，他们精心设计，结合曹文轩的文字选用不同名家的画作，让文学与美术在孩子的世界里碰撞出美丽的火花。插图的背面，设计成有趣的笔记本的样子，让小读者记录下自己初看曹文轩文字时的感动……试想几年后，这些孩子再看到这些自己当初写下的文字，会是怎样的心情？十几岁的孩子，这几年来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变化应该会很大吧？这些成长中的孩子们一定会记得自己在这个年岁所拥有的纯真与美好。

曹文轩的文字带有哲思和优美，故乡、童年与梦，有着相同的质感，它们像水一样，清纯透明，滋养生命。打开这套《曹文轩小说集》，像是踏上了一段奇妙的旅程，你会随着他回到懵懂的童年、回到多雨的水乡，回到梦里多次去过醒来却找不到的地方……

张怀存：诗人，画家，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伦敦。

艺术感言：再小的生灵，也是大自然的生命，如果我们的心灵能与之对话，那我们就拥有了自然的秘密。

I 第五只轮子

35 冰项链

42 灰娃的高地

73 夜狼

86 叉

95 古堡

106 海牛

134 黑 森 林

145 老 槐 树

171 枪 魅

186 乌 雀 镇 保 卫 战

198 鱼 鹰

210 后 记

第五只轮子

。

这是十一年前的情景——

秋天。青羊村，无论是平地还是山坡，都色彩斑斓。深黄，淡黄，淡淡的黄；深棕，浅棕，浅浅的棕；深红，浅红，浅浅的红……一道道，一抹抹，一块块，一团团，一点点。没有规则，却似乎又有规则，随意，却又像是精心的布置。但不管怎样，都只有一个词：自

1 。

然。

青羊村的秋天，静得让人不敢大声说话。

却在这天下午的三点钟光景，这满地满谷满村满人心的静被打破了——

四五个警察，加上四五个身强力壮的山民，正在追一个人贩子。

那人贩子偷了一个不足一岁的男孩，不久被发现了。当警察和山民追过来时，他居然舍不得丢下怀里的男孩，拼命逃窜。追与被迫，已不知持续多久了，等追到青羊村时，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

青羊村的村民们听到了吼叫声：“站住！”

但那贼胆不小的人贩子居然还是没有被喝住，抱着孩子，穿过村后的一片高粱地，逃到了村后一座不高不矮的山上。

山上有山楂树、核桃树、海棠树、李子树、苹果树，满山都是树，人一跑进去，转眼就不见了。

人贩子的消失，丝毫没有影响警察和山民们追下孩子并抓获人贩子的决心。警察们一边追，一边号召青羊村的村民们加入他们的追拿行动。

秋天的天空下一片喧哗声，还有杂乱的脚步声。

数不清的人，一会儿在山坡上显现出来，一会儿又

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此起彼伏的叫喊声一直在山坡上回荡。

终于有人再次看到了人贩子的身影：他往后山跑去了。

“那边！那边！”有人高声叫喊。

很多人看到了人贩子的身影。

人们继续追赶着，呐喊声渐渐远去。

大约过了两个多钟头，参与追赶的几个青羊村的村民，疲惫不堪地回到了青羊村。

“追到了吗？”

“没有。那人贩子脚底下可有功夫了，跑得比兔子还快。”

“就见远远地有他的身影，可怎么追也追不上。”

“那些人，那些警察，还在追。看样子，怕要一直追到天边了。”

青羊村的平地和山坡又安静了下来，就像一块大石头扔进平静的河水，激起水花和波纹，过了一会儿，那水又恢复了平静，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人们虽然还在心里惦记着那件事，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

在山坡上放羊的村民吴贵，在人们追赶人贩子时，

他正在一棵巨大的黑桃树下睡觉。他放羊时，身边都要带一瓶酒，一边放羊，一边喝酒。喝多了，迷糊了，就倒下来睡。那时，羊们也不远走，就在他身边吃草，或者干脆也都卧在地上休息。他一觉都要睡很久，常常要睡到太阳落山，山风已凉飕飕的。

吴贵今天醒来还算早，那太阳才刚刚碰到远处的山头。

他呼吸了几口山上特有的空气，又把浓浓的酒气吐向空中，伸了伸懒腰，一甩手中的鞭子，对他的羊们说：“回家了！”

羊们很听话，将脑袋都冲着山下，开始不急不忙地下山。

吴贵的一天马上就要过去。晚上如果再喝一顿，这一天就美好地结束了。他心情很好，缓缓地跟着他的羊，一路上哼着小曲。

不知为什么，本来一直前进的羊群突然停住了，并且一只只显出吃惊的样子，“咩咩”叫起来，甚至有掉头往回跑的。

“看见鬼了不成！”

吴贵用鞭杆拨开羊群，身子后倾，晃晃荡荡却速度很快地向前走去——

孩子！

一个孩子在草丛中爬着。

吴贵就像看到了鬼，不由得倒退了几步。

孩子不爬了，抬起头来看着吴贵，还冲吴贵笑了笑，然后坐在了那里。

吴贵向四周寻找着，却不见一个人影。

吴贵从未见到过这个孩子，显然不是青羊村的。

“谁的孩子？”

吴贵大声地问着，向东问，向西问，向南问，向北问。

“谁把孩子扔在这山上了？”

他听见的，只是远远的山脚下，青羊村的狗叫。

他四处寻找着，只有满山的树和草。

那孩子也知道天晚了，坐在那里哭了起来，并且声音越哭越大。

吴贵心都乱了。他走过来抱起孩子。那孩子立即用双手抱住了他的脖子。

就这会儿工夫，太阳落尽了，天色很快暗下来。

吴贵必须要赶着羊群下山了。他抱着这个孩子，一边和他的羊群往山下走，一边还在不停地大声问着：

“这是谁的孩子，谁把孩子扔在了山上？”

只有越来越大的山风呼呼响着。

“也不怕这孩子被狼吃掉，这山上是有狼的。”吴贵见过狼。

吴贵抱着孩子走进村巷时，村里人问他这孩子是哪里来的，他说是在山上捡到的。村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那人贩子其实是扔下孩子之后跑掉的，山上树多草多，追赶的人竟然没有发现。

吴贵问村里人：“这可怎么办？”

“你捡到的，你就先养着吧。”

后来，一连几天过去了，也不见有人来寻找孩子。那些警察，那些山民是哪里的人，无人知道。他们的身影再也没出现，可能是从另外一条道上返回了。这孩子究竟是哪里的，没有一点儿线索。

“怎么办呢？”吴贵问村里人。

有人说：“吴贵呀，你就不觉得这是天意吗？你整天喝酒，喝得东倒西歪，分不清南北，不会有女人愿意做你老婆的。可你现在白得了一个孩子。是男娃对吗？吴贵，你这个喝不死的酒鬼，不费劲就有了一个儿子！”

吴贵觉得很幸福。他收下了这个孩子，取名磨子。

吴贵将羊奶挤到碗里，然后用勺舀，一勺勺地喂磨

子。

磨子喝着这绝对新鲜的羊奶，一天一天地长大了。等他能跑能跳时，就不用吴贵用勺喂他羊奶了，而是自己端着碗喝。碗很大，有时两只小手捧不住，就会掉在地上。那羊奶突然就像一朵白色的花开放在地上。磨子摔了碗，撒了奶，却一点也不害怕，还朝吴贵笑。他知道，吴贵不会骂他，更不会打他。吴贵只是用鞭杆轻轻地敲敲他的脑袋：“小子，这么白的奶，糟蹋了！”

两三岁之前，磨子基本上整天跟着吴贵。吴贵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吴贵每天都会喝醉，倒下时，磨子照样玩他的，但并不走远，就在距离吴贵十几米的范围里玩。有时也会走远，但一旦自己觉察到走远了，就惊着了一般，会立即跑回来。

长到四五岁时，磨子再也不满足跟着吴贵，早上一醒来，就往村里跑。

吴贵的屋子在村子后面，离村子有一小段路，因为他养着一群羊，羊的气味很骚，难闻得很，村里人很讨厌这种气味，吴贵只好带着他的羊，在距离村子有一段路的地方住着。

村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孩子。

磨子很想与他们玩，可是那些孩子总不愿意与他一

起玩。在他们眼里，磨子好像不是他们村里的孩子。他身上总有一股羊骚味，十几米远就能闻到。闻到了，就会皱起鼻子，或者干脆当着磨子的面，用手捏着自己的鼻子，把厌恶直接而明了地写在脸上。还有，他们都知道他爸爸是个酒鬼。吴贵走过来了，他们不说“吴贵来了”，而说“酒鬼来了”。对于青羊村的孩子们而言，看到吴贵喝醉了倒在地上的情景，简直就是家常便饭。看他倒在路边或倒在随便一个什么地方，他们甚至没有半点惊讶，看也不看地就走开了。

村里的大人都用冷淡的目光看吴贵，而看磨子时，目光里也有点儿冷淡。

大人们目光，孩子们都看到了。

他们总是做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游戏，磨子很想参与，可是孩子们都没有让他参与的意思。磨子只好在一旁呆看着。此后的许多年里，磨子总是这样：一旁呆看着。

孩子们玩得兴奋时，会又蹦又跳，还大呼小叫。

磨子有时也会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又蹦又跳，大呼小叫。

孩子们侧过脸来看他，觉得他很奇怪：你又没有参加我们的游戏！

像得到了统一命令似的，孩子们都不蹦不跳，不呼不叫了。可磨子却还在又蹦又跳，又呼又叫，仿佛就他一个人没有得到停止的命令。他终于觉察到孩子们已不蹦不跳，不喊不叫了，这才停下来——不是立即停下来，就像一团烧到最后的火，慢慢地熄灭。

孩子们“呼”地如旋风一般，又转到别处去玩了。

留下磨子独自一人站在那里。他用手不住地挠着腮帮子，看着孩子们蜂群一般远去。然后，他蹲在地上，看着搬家的蚂蚁们。小家伙们用嘴衔着什么白色的东西，匆匆忙忙地爬行着，很有趣。

远处，传来孩子们快乐的叫喊声。

没过一会儿，他又站起来，蹦跳着，喊叫着，追孩子们去了……

磨子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是多余的，处处。

即使孩子们不是存心不要他，也常常多出他一个。比如分拨打仗，一边十个人，两边二十个人。现在加上磨子，一共是二十一个人，磨子自然就是多余的那一个。

那次，村里用船送一群孩子去镇上看电影，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往船上爬，驾船的大人一看船吃水的情况，说：“不能再上人了，上一个都不行。”而那时站在岸